

其身与竹化 无穷出清新

——题蒋昌忠画竹

■ 周韶华

蒋昌忠擅长画竹，可能是人品使然。因为竹能喻人，高风亮节，具有君子风度。这是他的文化情结和文化理想的一种表现。苏轼咏文与可画竹有句：“其身与竹化，无穷出清新。”之所以能呈现出无穷的清新境界，就在于“其身与竹化”了，竹也人格化了。历来的画竹高手都是如此，不拘于模拟自然，而在于拟人化，追求人与竹化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蒋昌忠也不例

外。郑板桥是乾隆以来的画竹大师。他说，先是眼中之竹，然后是手中之竹。到手中之竹已不是胸中之竹，已流变为艺术语言，是神来之笔的心象结构，是艺术之竹。

蒋昌忠经过多年的钻研与实践，对苏东坡、文与可、石涛、郑板桥这些大师的解读，已悟出了画竹即是画人、画境界，在追求一种文学的诗性形态。就象苏东坡所云：“欲令诗语妙，无厌空且静；

静故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。阅世走人间，观世卧云岭。咸酸杂众好，中有至味永”。追求空纳万境和艺术趣味，天机流露，向文气、文质的美学高度追寻。诚然，他是经历了以造物为师，天之所生，我之画本，从极工而后写意的。我感到，他现在已悟出了文章不可说破、画不可道尽，要向“空纳万境”之形而上的境界，追求弦外音、味外味之玄机妙趣，向终极目标追取。



一生求高洁(国画) 蒋昌忠 作



《奈我何》(国画) 蒋昌忠 作



《竹林清趣》(国画) 蒋昌忠 作



《长久有余》(国画) 蒋昌忠 作



玉簪仙影(国画) 蒋昌忠 作

原知竹性与君同

——蒋昌忠画竹浅识

鲁慕迅

昌忠是由爱竹师竹，进而画竹的。他为人耿介虚心，为官勤谨清廉，常以竹自励，是一位重操守的“士人”。

清代美术理论家查礼，在谈及人品与画品的关系时，以梅为例说：“梅于众卉中清介孤洁之花也，人苟与梅相反，愧负此花多矣，詎能得其神理气格乎？”于竹亦然。

昌忠性与竹近，画竹能得竹性。竹之性可以“清”字概之。神清，气清，格清，韵清，影亦清。昌忠何以能得其清？一是从丰富的竹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，将一团清气储于胸中，赋与笔下；二是常于月夜霜晨、日光露影中感受竹之活泼生机，酿造画意诗情；三是求诸于笔墨的浓淡虚实间。在他的画中，如《劲节》、《迎风》、《新篁》、《清影》等，都较好地把握了竹的这一基本特性。

昌忠热爱传统，对历代画竹大家多有所取资，其中受郑板桥影响尤深。也许由于他早年当过县长之故，对七品县官的郑板桥情有独钟。特别是板桥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；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这首诗，与他为百姓谋福祉的初衷极为契合，因此深深地感动着他，使他把这二十八个字不仅题在自己的画中，而且铭刻在自己的心上，从而升华为他的人生境界。

传统画竹，多是线的组合，以粗细、长短、曲直、浓淡的线，通过疏密、横斜、穿插、错落的组合而表现为画中的节奏和韵律。昌忠最近的画竹引入了块面，而且是鲜艳的色块，以与墨竹对比映衬，这于他乃是一种新的尝试，希望今后继续大胆地尝试下去，在走向现代的道路上不断突破。

最近看到他画的一幅箭竹，不但形式感较强，而且寓意颇深。现将画中的题字抄录如下：

“神农架箭竹，六十年一枯荣，生命将止，开花结籽后枯而不倒，以防其他植物侵入，为后代占住地盘，直到三年后新竹长成。植物尚如此，人类岂能不保住方寸之地，留与后世子孙耕！”

由于我在神农架也看到过箭竹开花结籽，还画过速写，但没有能够形成创作。因此我特别欣赏他这幅画，他不仅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这一题材，并且在创作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主题，联系到对人类生存的宏观思维，这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令人感动。

由于昌忠的虚心好学，一再要我指出他画中的缺点，我也不揣浅陋，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。我的意见是：一要简，也就是进一步提炼，进一步与自然拉开距离；二要松，也就是更加放松和自由，以加强笔墨的表现性；三是进一步调整疏密关系以加强画面的节奏感。

以上意见只是针对部分作品而言的，也只能算是前进中的不足吧！如果把当年我在洪湖看到的他的作品与其近作加以比较，就可看出他的进步十分可喜。须知他是在繁忙的公务之余，深夜才得握笔的，这种精神正值得我和许多同行学习。